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
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
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
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
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
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
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
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
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當與當世之士

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第一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
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嫗如後果
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問巷火作救焚方
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啗於前曰取
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
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為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

元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謁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官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遂

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為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州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為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偽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既沒

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顯榮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台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為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論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既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英香而悟身為鸚鵡者何異劉偉明奔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

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
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
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為東坡自謂名不下
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
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
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為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
恩信給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為之流涕予里中有
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觀行
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
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為盜
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為相多更改祖宗
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
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
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為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為誰曰
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即取炭
畫猪皮上曰龍帶烟晚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
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

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擊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節軍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賓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真

罷賓州回尚厯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與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頭之則子真非卒於賓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

吳丁詰之曰願方略如何爾二問丙為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為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為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繫鐘牽過堂下甲見其轂鍊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

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為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書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

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為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勾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為贊曰生為幻人死為天真改幻從真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荆公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為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

太常博士為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為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為朝廷所賜也

荆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篇未畢謂荆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

進德不倦從諫弗拂於文王無愧上曰詩稱陟降
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陛下
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
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
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
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鬥牛圖暇日展曝於廳
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
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鬥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脊

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為之歎
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
數百人民師於其家寘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
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
倦日辨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
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
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
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
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彙本數

冊在其壻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
梅聖俞時為縣主簿一日袖所為詩文呈公公覽
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
杜子美沒後二百年餘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
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
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
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
先生之風因願納文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

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真賢者某
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為
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為謝子其
為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
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爭古之紙為也創始於漢淮陰方是時陳豨
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
為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為之制今為兒戲仗木
鬻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為之無成何則以助漢

王成業也

事當作筆蓋以竹箴弦
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
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
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
召見山野齷齪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
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
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
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為昔浴於江
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喫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
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
他異而喫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漉耳今人傳

以為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訖事之夕道士
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
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
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
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為
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第一

獨醒雜志卷第二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為詩題舉人上請主
司荅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
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在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
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
故因謂寒食為禁煙節舉既為刺史作帛書以解
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清明耶今人以清
明前三日為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為士人時攜一僕赴禮部夜卧忽驚起哭
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
主君為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
項我當為第二人果於王拱宸榜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
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
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
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郎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
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
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
皆以為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
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
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
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
補為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
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
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况今居
是職者徃々多後生新進躡取而強處之人多不
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狎
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
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預家人聞之或
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
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聞嘗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時在中秘見
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
憂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實秀來倅廬陸
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
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
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
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
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羸
臠數四頃即供飯傍寘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
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
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
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
不請韓公為言之乃請灑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

諱因奏改為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
守青社自為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
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
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
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
與之為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
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
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畧許之真
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畧文捷對

詳明上大喜除秘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
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
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
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
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
令捕為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
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淫巫自此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
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

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揚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為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既賓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為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為首相者居位多止

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寢薄京之所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孺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勅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聞步禁中聞庶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為宰相明日有貶削為匹夫者今日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

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早甚而雨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傳說以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

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張楚僭偽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公子諶伯恭時為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汙張巡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蔡條約之好學知趨向為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為

條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

至秘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將作主簿今承務郎秘書監今中大夫

若卿列館職則為一等出身人則為一等蔭補人

則為一等雜流則為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為至嚴

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為一等

諫議大夫人大中大夫大夫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

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為侍從不復分等級然其超

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宰相超三官執政超兩官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為寇

萊公為丁曹所誣鱉謫為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

之陰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堠以為五里故道

里之長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勅

來且有持劔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為動中人

既至公謂曰願先見勅中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

戶因就郡僚假綵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

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為盛

事故謝氏詩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

年今始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
官為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
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
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
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
見南遷幾個迴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
松間沙路淨潤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
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
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鑄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
敵欲得公用事者詔公以割地遣詣敵營敵得公
喜甚即館於僧寺遣人為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
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
公守真定時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
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敵復遣人
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
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
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

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
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為忠
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謚忠顯又賜碑額
為旌忠褒節之碑公名韜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
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
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
見懷素真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甯為人作
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叙於石揚休
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

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
言為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
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馮逼真
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
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
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
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為帥
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召

匠制之遂範金為壺刻木為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噴於盆盆之水噴於斛其注水則為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為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為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為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躔次嘗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窮冬甚盛寒仰卧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睡着霜下遂為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

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睦陂人也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漏刻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為晷景圖以木為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為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為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漏刻相應自負此圖以為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為之其最異者二

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
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
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蹟
如此

獨醒雜志卷第三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
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今往南
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
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
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
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
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
光詩識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卧
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
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
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
王陵鋪人皆以為詞識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温候於零
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温淳夫之子也淳夫
既没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
遂以銀二十兩為賻湛曰公方為遠役安能有力
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

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
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
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
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
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鼎逝者不可尋猶喜二
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樅、今我二三子
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
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
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呼却寫作

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刑定官元對讀
即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
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
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
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
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為聶令具牛酒迎
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為之藁葬微之誌
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

以是為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
而今陶母墓在在有新塗閬閬中亦有陶母墓
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
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
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闕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
棲鳳凰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
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
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
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

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
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
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
髮蒼顏大畧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
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
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
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
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
以為深中其病

玉笥殿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為雲騰廟許覺之書
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
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冊帝
號土人屢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
遠近數百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
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驂
騶穩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
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為夢之符
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
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

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
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廷之試
尋以疾終

玉笥山清真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
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壽藤幽森清峭環此山
十里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輒以血
食入宮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來宿者夜
亦驚覺不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
厭、不絕必昇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
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為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
范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
術遊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
侔吳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為不靖也欲入京告
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
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侔儲
十數人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
賚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
官寥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
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他物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陞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卧雪圖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盖不知為誰筆也其所畫林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逼真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籥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盖其人欲溲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為善對而被誚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為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列則為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姜公遵謂之姜擦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為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為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為執政也

崇寧錢文徹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

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為教官是自惰也歎息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啓啓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

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竇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寘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真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祔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斲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蘖者為孫枝或謂自本而岐者為子幹自子幹而岐者為孫枝凡桐

遇伐去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幹岐生者雖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幹而岐生者為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沒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為雷氏舊物予嘗見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為謝即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為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為時亮曰倘以為虛無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為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

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晔出為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晔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

禱於廟以決所向持環玦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至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敝大祠宇龕藏環玦而表之曰靈玦

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焚山修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千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

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
鑿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
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
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
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
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
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洞曉音律能移
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
雲翔名驥吉水人

劉執中夔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

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
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
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焚俗大
抵尚巫若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為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
毅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學慷慨好直言觀時政之
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
大怒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
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末減後

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彪於海外

獨醒雜誌卷第三

獨醒雜志卷第四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引去有何
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
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
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
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
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
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
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

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舍
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
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徽廟見而喜之召對擢用畫
因詩重人遂為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
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
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醉餘雖娼
優牆壁肯為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
補之所為而墨花實不逮唯長於平遠遇志同氣
合者始為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願

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
亦不計其歲年也此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
燈衆云燈有神異其燄不熱試以指灸之信然後
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
者燄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
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清渾甘寒有易
曉者如火齊烹飪氣燄著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
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彥章為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

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荅曰即此席間杯杅果疏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翦財之馳驟約束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為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為固寵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為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為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荆公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點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

經甫將歸徃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為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為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為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為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此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盃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斑斕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腳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瓶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作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吐作不可為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

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之吊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為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擷菊酌奠祠下歲以為常

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窺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為卑小曰張欽寨以為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真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壠在焉後守真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壠棺上有小赤蛇蛇兩旁有蟻運土為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垓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

跡土人遇旱禱于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瓦壘每
天雨則迸出墮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頤分雌雄性
大熱時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
每取雄者十枚煨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
冷復煨既煨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
屑之每早作以二錢七擦齒上漱嚥以酒虞時年
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纒如三十許人自謂
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
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窗眺望
甚遠相傳以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
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
嘗隱于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
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為石巖去州二十餘
里旁有寺觀往來者無虛日土人謂巖之幽勝當
與浯溪朝陽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
怪也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
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錢翠珉蓋記永人之
語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亦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光為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則不為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頭周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種默不對公復前行言之再四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為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官出錢僦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留黨人蘇軾及為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擢寘第五榜帖既傳誹議藉藉以勰常遊公之門也會廷試勰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勰即坡公所贈剛說孫介甫之子也

政和間寘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

一人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
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鴈年長占開時以
為燕鴈與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
榜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
趙諗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
遂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
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
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

今之旺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鬻炙熊膳之
句因知今人食品所謂蒸汗假鬻者夫豈承其舛
而訛其語耶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
船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
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乃當時語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
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
爪而升公以為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賓州朝廷賜慮囚敕書云敕毛應

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章深切丁寧斯為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歆煥戒時動植咸茂而園牆幽圉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灑掃獄房嘗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之歸仁鋪先鋒與賊戰敗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閭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楫未詳黃鋼之說矣予居湘時見徭人歲來謁象廟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銖兩之美故其偶得鐵多者刀成銛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

不能取也。往、旁郡多作贗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和為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繪西海之飛鱗。」注云：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嘗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如此，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敕書云：「敕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襪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
小郡敕書亦宜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
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第四

獨醒雜志卷第五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珦為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為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

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質肅薦之于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中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為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即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

見我何為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即撚土炷鑪中且求杯水喫案上復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間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喫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捨土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温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遂廣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

有一木机瑩然少游即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
潜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尚存今此詩
亦勒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
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甲往
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
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
而謁于神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
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
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

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
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
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
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
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有子
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
冠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
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先獻故事便立之必遷
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

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留
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
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偽為志完之疏
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
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
下之意可也柰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
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
索之、由復申元藁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為實
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索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
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

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
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
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詐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
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
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
豈使沽名之賊臣重愛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
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
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
行志完遂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頽圯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

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
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
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役築于廬陵殞于
西壘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
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
梁相繼章貢邦昌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
鳩工決使吾李愛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
甫記淵覽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為
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李諸人遂建
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
漕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
稅一千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
起民間嗟怨守令有觀望風旨者建卓熹以令曰
稍愆期即以乏軍興論人益皇懼小民徃徃去而
為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南而敵騎已及郊錢皆
為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
曰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
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

有前問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曳其裾詰曰爾為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輦送水中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遂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鈎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

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金朝廷秘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奏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

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

既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
秦丞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
明年大水時內侍白鶚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
恩宣言變理乖盭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為
相語聞秦相大怒付鶚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
與鶚為刎頸交更相譽說由是罷郡鶚遂髡流嶺
表言者復謂公睥睨鈞衡謀為不靖遂貶英州居
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

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
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花等其言
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
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番
刀有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
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為不至京師才三四
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
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
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
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
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盡少休目送旌旗

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
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
閱畢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復以還觀
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
之矣

鄭曷厄史作者慣人間不解愁置身
惟惺若為籌曷京之客宜得其真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
石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
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即石求之瑩然如玉其
中隱隱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
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

兄請盡以家賄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
盡舉家賄以遜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
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
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為言如是
有方外士為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
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為孽
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銷孽
龍于離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
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
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亦今祠之號

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
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
篆名世何為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
集有題伯益飛歧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
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
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綏來東坡
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
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裼
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
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
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
不襲古人年三十為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
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
徃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
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
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媿對鏡自有一
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于字畫

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
得法於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為侍御史彈擊不避
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為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
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
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
至有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
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
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
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
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為之流涕
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
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
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
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
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第五

獨醒雜志卷第六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荆子荆名楚廬陵人
紹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荆
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蔡
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荆慨然引還移書謂馮漸
曰蔡氏廢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為宋王莽吾
不願仕漸得書不敢荅漸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
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荆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
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

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辯行于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顯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為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為余言府君為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于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惜名不聞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毫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晚

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褒獎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間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為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

者莫不驚笑所為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礎石為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衆人填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

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首邱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漸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躓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寧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為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為老榜初體仁既預漕舉謁一

達官干東上之費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
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
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
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游歷二府七
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
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
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為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
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

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
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遊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夫
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
矮一枝纔三四花枝幹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
家爭取之又以小為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
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
明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
嘗記其晚春詩云鬥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
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塗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

善俱有詩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
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為彥明所稱賞彥明名
暉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于朝不報自號轅陽
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
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于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鴈政西風
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屐齒
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
相望千里迄今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
清曉臚傳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
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 陵無奈秋思詞既
出色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
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
故詞中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為守政事有體
識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
薦章其辭云檢身清慎率職公勤時一同僚迫于
代滿望公合共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
君之舉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
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于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月取之酈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嘗有嘉魚或以為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己鵲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為貴家之舟

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向之輒以他用運則有罪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衆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其為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為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召見與郡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強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

偕謁提舉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闕報先君欲假以
付吏繕錄商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
館索筆為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
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
劄嘗宰一二壯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
吏民坐兩廡縱觀逋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
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
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
也建炎己酉董公適從駕在維揚適敵人至適盡

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弁尤極珍藏一
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蹟在
董弁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弁遂以進

趙君貺為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為
趙佛子方贛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
不周而卒將聞其為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
于官負無以殮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
十兩以為歸資君貺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
兩他日郡帑之籍數寧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
不受後得舊俸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為盜所邀君

既曰我無他物僅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
葬盜熟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
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
既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既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
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
水流觴之勝石上有履痕土人呼為仙人跡院有
白雲堂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前之富
家亦嘗寓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奪曉
昏生涯谷汲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
惟白雲又云野興由來愜杖藜層巒影裏見翬飛
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
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
堂之坎建閣榜曰浮翠閣之下為堂曰雲到蓋摘
其詩語也

玉笥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
孔邱明杜曇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為宮
觀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
風流掃地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
宅也子雲善草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

紀我千載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通暖煙遲日鎖溶、鳥啼春晝桃花拆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衣食不能標白之多為蓬蘽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宦新淦人困躓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山設醮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疊、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絕句

紀玉笥之勝因得其一編其鑿山道中詩曰澗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約纔堪渡落日澹平疇牛羊點寒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

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
上來徃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
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
事邱壑謾蹉跎繪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
不謂今日識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
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
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訪詢其人甚力秦丞相乃
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
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相請招以
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
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瑞在殿下者來窺窺之子韶
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
退

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勲德
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
雖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間牒得之傳以示豫
預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榜於汴京通衢召
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為之動其事

達上聽他日子韶陞對上語之曰劉豫榜卿廷策
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
就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為邦衡曰覓
官也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
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中選故邦衡有啓謝欽
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為侍從東尹亦仕至
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
供庖同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
麪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

欽若名棐恭東尹名孝恭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
法因鑿為金銀誣誕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
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
傳資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
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
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
也客開壺撚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為我謝主翁水
銀若容易乾得無處著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惘然
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為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

意

獨醒雜誌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獨醒雜志卷第七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率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
曰懋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
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
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
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
而有樞密孝寬再傳而為秘監誠三傳而為今丞
相懷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廬
陵自孔門點參元西之後至漢纔有尚書郎偉一

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別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吉水自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予家有墳墓在贛之寧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言者以為吉贛撫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陵之族諱乾度者

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卿監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頭者睦陂之族如晦運幹諱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曾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興曾氏以火音合言雖附會未為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穎悟後伊川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棄家隱于青城山莫知所終方

士為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為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

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與寘于家親為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畧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唱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曾繪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饒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為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類面即照見頭變為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嘗有一人往從之以水令類面其人但類其半類處變為異未類處乃如初因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年春藍公佐使金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琦信叔為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忽報金師入寇已抵秦和縣警書還至錡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曾未蘇息而敵人厭境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錡伏兵於城下以待有餘騎渡潁河而來伏兵起襲之無一還者翌日敵將韓曜兩將軍兵至去城三十餘里而砮錡夜遣人襲擊明旦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敵復增兵來援直逼

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敵稍退乃以步兵邀擊復大敗之敵歸砦固守錡復出精兵五百夜劫敵砦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敵自此一夕嘗四五驚時方六月盛夏皆被甲不敢下馬得間謀謂求援於兀朮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朮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戰既合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金師大敗退走歸砦不出聲言造砲架橋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軍北歸獲降人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衄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于吳玠今又數敗于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砦據山之巔懸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却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砦相對而營賊畏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令曰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凌晨令諸軍陣于山下與賊砦相距甚近既成列公臨

後登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逼近亦整頓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軍欲破我砦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鼓聲方合有衆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競進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六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為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

贛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巡歷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斃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為不應死顧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絕之而解衣以殮焉呂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

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饗事因與定交
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冠平論功先
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寢疎先君
既勤王而歸即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
絕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叙先君每切恨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
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為里胥縣令不許
其僱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
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
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
不習于兵望風奔潰臘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
乃入錢唐觀燈飲搞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
墳墓露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既至相距累月不
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勢稍窘促遂獨從
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貫不能誰何乃命
部將偽為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繫之父
子皆檻送京師戮死于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
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為之畫策以為不如直據金
陵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
議攻取之計可以為百世之業若止於屠畧城邑

是乃盜爾臘不以為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為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欺者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為欺罔偶出遇往來人

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道逢賊衆因與鬥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狀貌與中國大異故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于得賞何憚而不殺平民乎貫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貫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

獨起民兵命縣宰各統所部犒勞甚厚時先君為
永州東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貳以先君易
之會有是舉守以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
何為先君揮之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
以行部署整肅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聞京城失
守蔡亮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歸先君
獨與二三公勒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尊位留守
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共表
勸進乃築壇于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
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

歸官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
效則無豈忍受賞既以兵歸零陵尚餘犒賞銀千
兩悉上送官自舉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
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寧止來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
適遇金騎一時行舟皆為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
無所歸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
歸之外大父因授館且為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
囊三四吏卒十數舟焚餘其底尚得錢數百千時
方倣擾雖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于外

者劉聞之詰曰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因與遊處先君少為治亂之學當崇觀間以策干當路輒不受逮浙江盜作諸公方思碩畫由是勉出為世用而志已倦遊矣劉一見先君以為偉人語及零陵勤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于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與俱趨章貢隆祐在所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旁臨分謂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期因以駝裘識別而去先君既不復出而劉後為吏部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

聞

張孝純守太原敵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中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復欲命李公伯紀為宣撫師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餉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

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為第三人為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為提學官與謝上蔡頭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為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為得其傳而公嘗自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武夷集行于世

劉尚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于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尚書一夕忽暴病而死僕驚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寘尚書於上坐於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誠死矣越再夕尚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第七

獨醒雜志卷第八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閏閫誣訕之公上章力乞辨
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
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
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晚夕在懷
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
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
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
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塗去塞

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
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
入學甘糞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
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兜賢郎
乃董侍郎兜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
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偽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
廬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為
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即死矣敵居

數日其酋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
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
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傍簪筆者即奪筆
書死字下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囚公以
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
其心明年敵去州白其事于朝褒錄死節初贈直
祕閣繼又贈次對謚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
廟于金陵贈告云懦夫每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
砥節死有重于泰山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厄介胄
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獨汝能

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寧自甘
于血刃口不絕詈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
愧顏常山之節肆頒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閭直之
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徃居
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尚祈不昧知享此哉

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
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關山以樂
府寄其內曰鴈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
夢青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
小樓鐘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為浮名名

垂萬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
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
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
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即除將
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壻乃
從兄叔謙也

叔謙為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
破笈若遠至者來同邸即一室閉之遽詣尚書省
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微
邵武人是時尚書洪公留絕域得皇太后書遂遣

微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尚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其間遭罹厄辱者屢矣而能仗漢節誓死不變間關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為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即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知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

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為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選其子擴為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敵騎已長驅南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

過賊鋒貫許之擴過真定時劉公韜為帥公以擴
屢使于金知金之情偽心疑頗之遂留不遣一日
擴潛遣一卒之保州為邏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
有所處也公之子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
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震驚京師且
復潛遣兵士為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
後患公以為然遂召擴立於庭下責其誤國令拽
出斬之擴叫呼不服乃以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
還金人陷真定擴得免死

契丹為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蕭遣其臣韓昉來見
童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給和親且言女真
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
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昏亡齒寒不可不慮貫
與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
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
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靖康初召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即日引見上殿
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其遲也塗中跋涉
不易師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
卿何以禦之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敵

勢如何却得奏聞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敵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敵屢進攻皆却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間諜乃欲誤之爾敵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從知也朝廷之召种師道也使者促之頃背相望師道老矣或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敵人賴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

彥等不許師道謂何鼎曰敵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吾觀敵釁未已今既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切料敵必再來要當先為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金人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禀等設此而礮無所施朝廷反以為迂不肯試一為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瑛守蘇州城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為孫百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與議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捐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為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為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間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即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

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憤成疾而死

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為贛守京城戒嚴即調
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當
調發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
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整肅師行秋
毫無犯人謂仲謙既知兵而贛卒亦閑習紀律度
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
即上書言兵事以為用兵當有機有機明於此而
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即降付中書時
趙元鎮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

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
東之策太祖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
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
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為相二祖沈幾先物朕當以
為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
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授偽詔
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為樞密院
編修官上書請羈留金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
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訐將褫官竄昭州時御史中

丞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于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為言乃以為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為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為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

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訐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古所謂有窮后羿也於是再遷儋耳其後邦衡遂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于家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整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為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徃徃女子童穉實始此之禪家所以

至於屏絕妻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吾嘗譽子于朝今子慙士當求實效無取虛名昔越人善汨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汨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頎甲科人以為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汨者也使延為主司吾知其與選頎者反矣

予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贄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閻立本此畫親為題識以賜詹事李詩二本絕不同嘗見鄭昂尚明所賦長句云閻公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錙銖惜哉名姓不題別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驢五士無馬應直盧五鞍施絨乃禁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觀鵝憑欄立一人運筆無乃虞樹下樂工鳴瑟等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若飲徹盤盃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清而癯似是率更閒論書其中一著道

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徐徐後有一人豐而鬚獨吟芭蕉立踟蹰一時登瀛客若是正觀治效真不誣書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脫幾百儒雄文大筆亦何有餐錢但日糜公厨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玉石一焚掃覽畫思古為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鄭必為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學士於東都會象亭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為正觀學士耳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為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利泐不可用者余頃因歉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為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卧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碁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

與客對奕而敗卓明忽從旁指曰公公誤此一著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著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棋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遽能與厥祖為敵迨十餘歲遂以棋名四方之挾藝者纔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棋求見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賓贊幸為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雲肅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戶顏

然就枕睡思濃夢魂悠悠迷處所仙君勝士曾見
臨促席從容款陪語自言本事清靈君學佛求仙
兩無阻雲輶白日降瑤空天衣飄、就輕舉方諸
宮深雲海潤金碧禪房隔煙雨與君粗有香火緣
聊復東來相勞苦方遊崑閩還無期君住世間須
善為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
是塵外人端為世緣縻此身重聞妙語發深省若
更離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宮佛殿隨塵
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政似雷美中以為
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故盡錄之

董體仁之祖名辰生前嘗自卜地以為壽藏既死而
其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柩忽重不可舉子
始驚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辰
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獨醒雜志卷第八

世廟齋戒錄卷八

世廟齋戒錄卷八

十一

世廟齋戒錄卷八

世廟齋戒錄卷八

世廟齋戒錄卷八

世廟齋戒錄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獨醒雜志卷第九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
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中幘吏對祖宗以來宰
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
吏不能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
相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
危矣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
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輻入奏因以好

詞諭二人欲歛其謀輻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覘軍情輻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輻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輻蜀人德遠遣之來不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為非是者稍、引去於是登頭位據要途者皆附阿時宰以為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劾奏趙丞相湖南帥則陰中張魏公僭耳則睥睨李大參壽陵則誣治王樞密其他紛紛不可勝數

蔡元長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蠡黃饅頭飲罷吏畧計其費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顧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吏以十餅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以猶餘八十餘有奇

龍德宮出幸童貫自太原竄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命貫留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人追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及

首禍罪惡請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為名恐復生事遂詔聶山為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陞辭將出國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誅斥明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秘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童貫朱勔等罪惡物望太聳及金人犯

闕耿南仲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郡邦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蘄黃舒光四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意古之郵亭也驛旁有長沙王墓遠望如邱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

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為誰余遊
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院聞
此山有美玉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
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爾建炎叛卒
嘗發之斲地尋丈見石槨皆錮以鐵卒不能啓其
下有飲酒湖地窪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為奠酌成
池若非軍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
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
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厯中蔡端明為漕復有

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于小
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鈔

贛之雩都尉廳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徃徃
瓠臂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牛瓦為
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為硯於是灌瓦之
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
有亦謾蓄之

南粵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
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徃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
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即逝去客

旋覺體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
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
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
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
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即出龕中所供一竹筒
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尸寢
以俟聞聲即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
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窸窸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
許盤跚而出遠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
筒中客即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
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
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
翁所為覘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
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即一獼猴
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遂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
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
坐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
月明歸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
陽見厯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

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
卒

劉寬夫儻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為次對靖炎間廢
罷嘗得旨叙復秘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為其所歷
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錄院管幹
文字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錄院與管
幹明節皇后園陵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
被譴則以臣僚論其交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
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恙素通
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
從貂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
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
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為德士僧皆頂
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
雨驟至冠裂為兩飛墜于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
為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西廣置陰兌二州又置大
觀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

勝計靖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此一縣以禦邊徼上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為無益首議之臣深為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為余言州雖無益于朝廷然屯駐重兵非假之事權則不足以鎮撫倘併歸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去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謾懸於壁旦而過之軸必墜地屢懸屢墜令怪之黎明物色軸在地而猫蹲其旁逮舉軸則踉蹌逐之以試羣猫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為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莫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滿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髣髴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滿湘舊有故人亭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為宋迪得

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元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以為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晉時有蛟為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為二其痕如削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今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為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偽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誦諛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為賞捕撰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儲吳侔等謀反事覺中外縉紳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侔之父安詩為僚壻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摠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侔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詎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豈盡從之反耶

存之徒增案牘令悉焚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衆未幾摠遷中書侍郎深左丞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謡曰殺了種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

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鬢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

罷議

鬢率盈切一足行也

童貫竄嶺南言者謂貫姦凶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為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澂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即晝夜兼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於東

市

邵武人黃南強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意二君為兄弟不敢以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當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

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為節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做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運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熟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時異數蹈之未知悔也年逾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闕隔冷味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
燠然心甚愛之已而志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
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
于此踰年而歿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
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
歲之所為通塞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是夕行于
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裏大有裏大
有仲謙聞而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
屋牆壁窗戶題寫殆徧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釋
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
里中先達兩家碑志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誌卷第九

獨醒雜志卷第十

廬陵 曾達臣 敏行

近年大魁多齊年木待問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
黃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
李易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
甲寅蔡疑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
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
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劉安世皆生
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
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歐公記至喜亭以為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畧招討使种公師道為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揚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

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語聖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河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

北人陳乞事谷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
箭發如雨師道于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
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為乃令移兵暫回
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
踐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
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
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
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
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阜囊之遺策知黃石之
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
文武之兩塗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為將高牙大
纛人驚投老而得候厲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
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
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
瞶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固功之實何止貽乎
國事盖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
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
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
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
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

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
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
射獵將遂畢于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于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
負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頭總重兵然死非
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猪子精也猪碩大
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靖炎間起偏
裨為大將位至三孤竟為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稱為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
人不以為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
疑其溺既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于馬田
胡氏夜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
衆怒以戈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
中欲啓鑰毆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顧之他于其門
上書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終
玉筍寶錄以為隱于山中云

路真官為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
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尚為兒童累時營求然
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迴閉屋
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

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
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
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
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
不復禁其所為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麩果粒于
掌望太陽嘘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
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
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
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臘脂也路曰適被
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

有肯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嚙而愈路之捕

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為人言

其得術之初如此迴問疑局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廝役爭求供之一日有
莊氓餽巨鼈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則見肉
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
曰前三日過溪上見一蛇于草間吐吞涎沫蟠縮
不動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鼈殆蛇之變尚新甲
雖鼈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復食鼈又道士傳得
一言免時捕魚溪中嘗獲一鱖而尾有二足細視

之則老蠶也由是知老蠶亦能變而為魚今思老
蠶與鱖魚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為龍不知亦
有化鱉者經云雀化為蛤而不知蠶或變為魚也
禪僧問話語幾于能嘗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為
一伶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
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
又易僧左右復以為請僧曰是何能為至則語我
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儀貌鏘、彼
何人斯其人已恥為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
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耄矣齒牙動搖不能
進是煩賢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
本屠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
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
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
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絕倒

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
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肅為守既
拆號書榜畢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
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
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

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
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
歎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屬聲曰何不
取充花石綱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朱勛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
跡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頭欲假事
歸以報復讎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
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
供奉為名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

間凡官吏居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
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勛
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惠山有柏數
株在以家墳墓畔勛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
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
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
曹日啜飯誠為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
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
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有知其意者蓋公明于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爾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于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遂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真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于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詩數十年矣適于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之句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

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當于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為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因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貸

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
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
始不荅其請徐詰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
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劇地求之得銀
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議事
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獨氣二
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
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
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

疏以為秦檜私植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
避必為睚眦中傷疏猶留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
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以為難遇不復可見也
鄉人楊元臯為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
除是撞着張果老撐鐵船元臯心甚疑之紹興初
以鄉舉就吉州類試一禪刹為試院元臯試畢忽
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撐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
撐鐵船處元臯喜以為符夢中之言榜揭吉州之
士中者六七人元臯預其一元臯名邁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
嗑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
物為間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為我之
間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
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為我之險者不可以
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象曰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後遂為舉首晚年
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
出官繼獲漕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為
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為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
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
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為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
兼崇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間
觀文之說甚稱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
再遷遂參知政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
舶舟浮海邀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謾以市石蜜
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暑多酌水以飲彭
持發奩出蜜通授飲水者忽有蜚丁十數躍出海
波間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

探懷出珠貝為答彭因出蜜縱嗜羣蟹屬饜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隨船舶至蕃部偶攜陶甕犬雞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歸忽然風霧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徃々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啓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間隱々見虬龍攫擘以去須臾變息暨舶至止主者諭其衆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稱所攜以謝之于是舶之凡貨皆獲焉

獨醒雜志卷第十

附錄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為吉水人曾祖孝先字純臣祖君彥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為鄉里儒先方熙寧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為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庭字南卿仕為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牢不可奪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華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

下居士才九歲初若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
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
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為賈
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逐至捐生以泄憤鄧禹
銳進而退速故乘勝獨克而不免損威于栢邑光武
用人曾不能容一青有愧于秦穆公之于孟明其言
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為余發也于
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裨官雜家里談巷
議無不記隨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

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跋墨戲亦曲盡其
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
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
如其言零陵歿居喪過毀邱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
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
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赴人
之急甚已之私飢者菽粟寒者絺纈客無以家者為
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槥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
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整有法性不
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

有請問質疑者必為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
造請掃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為贛曹掾他日樂
崆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
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即日引去竟莫識其
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
模曲折皆會于心每欲事營繕以馮胸中之成規顧
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為閣因坡為
囿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襟抱灑落長于
計畫即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
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

專雖少者亦疊疊嚮于成就鄉人慕倣焉前言徃行
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
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
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超邁紹興己卯夢遊
鄰邑新淦之玉笥山寤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
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于此庶乎公叔
文子之瑕邱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
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台諸子曰余知命久矣
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却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
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寢脩然而逝享年

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齋咨涕洟惜其不永也娶謝氏婉淑專靜內治有相子男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陰興府學教授三覲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習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四十闢所居廳事之北隅為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真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

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于贛獲拜居士于堂上奉從容焉今聞寔窆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于大手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日奉議郎權發遣濠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 并引

端明殿學士廬陵郡侯胡銓撰兼隸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達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
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
濠守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
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為不誣也余為國
子祭酒時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為武學
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于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
之君諱敏行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
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
北玉筍插天清江齋沅高深相形渺瀟灑以故螺川
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蹇：府君澡
德浴蘭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蠱守不
假靖康之變零陵糾民兵勤王送行者或悲惜君纔
九齡慨然氣全馬既長喜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
嘗以長沙竄臣心非愛君徒傷已見遂至捐生以泄
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
挫威于柁邑非晉軍之整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肯
視秦穆之于孟明為有愧焉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
于世之瘖瘡弱冠得疾棄場屋喟然曰治生不求富
讀書不求官坡老此言真得我心之寓居零陵之喪
一溢過毀豈特芻蕘不納徒為苟且毋夫人年踰九
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
慕昔人黜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靈均于
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土直凡三易其
稱所見益遠卒不享壽康之嘏臨風增歎不可致詰
于造化之治

獨醒雜志跋

姓字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
皆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贛之雩都則叔夏尚
書天猷吉甫侍郎兄弟繼為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
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
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于科舉有知幾
應變之才不白于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
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何如哉是生諸子才學俱
茂或仕于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
典中祕書為尚書郎羣從孜孜為善方競爽迭興而

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先後爾况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修法備膺寵章是固為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大子充書

諤頃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聞見前言徃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諤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謂諤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

者三畏攜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為寄覽之悵然念疇昔所載玉笥山則其家可望而見飈御在玉司之旁王嶺為彭玕舊寨諤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楫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為何因達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為活城設網可以禦礮以漢三科處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可以推行于世獨恨達臣嘗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得于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諤曾伯祖也毛應佺并其子洵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

偉明之奇削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
諤亦因此徧尋兩公事迹欲續達臣之意庶使不泯
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
夢念徃興懷悲不能已姑畧述昔所聞于達臣者授
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
國散吏謝諤書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
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
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民齋誠齋諸公為之跋
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

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
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
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
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
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
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
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
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
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
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

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能言則又過之矣紹興三年中元日樓鑰

右獨醒雜志十卷廬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之子三聘出以示余喜而讀之得所未見竊惟古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蓄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無逸之所以幸教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

代盛矣余生晚蓋嘗識曾 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而獲從其子監簿遊文獻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徃行登載不遺有補于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

從來遠矣嗚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于用必託于
言高見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沈于下而遺書滿家足
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識况又有子
方駸駸頭榮足以為不亡矣因書其後紹熙壬子孟
秋望日錫山尤袤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
凡所見聞皆筆於冊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
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為十卷誠齋先生
見之辱賜之序仍刻板于家塾淳熙丙午正月
望三聘謹書

浮雲居士蘊用世之才行獨醒之志著書自樂
以全其天可謂賢已所著雜志十卷詞簡而事
該識高而論卓同時諸賢品題備矣予按行狀
公母夫人年逾九十公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
未嘗去左右今是書首述蔡端明母壽百單二
歲載筆之下有餘慕焉尤有以徵其孝思也惜
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迄今六百餘年別
無雕本予感誠齋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
為開而行之若夫楮墨易渝棗梨速朽百年以
往再永其傳則又後世君子之責也

齋
乾陰乙未重午日歛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